

# 说文解字



国 学 入 门 丛 书

# 说文解字

古代的典籍文献蕴含着深刻而厚重的哲理。然而，面对经历历史长河磨砺而不断演化的文字语义，试图解读它们的现代人难免望而生畏。

“训诂”知识，为我们敲开了古代文化的大门，娓娓道来语言文字意义的源流演变，揭示语义间的种种联系，达到训释考证古书词语含义的实用效能。这本《训诂学概论》既展示了训诂学史的基本轮廓，又在众多细小而具体的案例支撑之下，以清晰的笔触，形象的描述，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训诂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且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齐佩瑢 著

# 训诂学概论



中华书局

国

学

人

门

丛

书



# 训诂学概论

齐佩瑛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概论/齐佩瑛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

(国学入门丛书)

ISBN 7-101-03625-2

I. 训… II. 齐… III. 训诂—概论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8491 号

---

书 名 训诂学概论

著 者 齐佩瑛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新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2}$  字数 194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625—2/H·190

定 价 19.00 元

---

## 序

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尚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军事学、农学、治水之学等。现在已到 21 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学术研究、参加世界学术论坛；但是对于本国的学术传统亦应具备明确的认识，要正确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学术传统，对于本国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理解。要想在参加世界学术竞争的同时对于本国的学术亦有明确的理解，研究本国的学术史，还是必要的。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的成就有较详的论述，写出一些关于国学的著作，这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的小书，方便有兴趣的初学者，是青年学生研究国学很好的入门书。中华书局将这些关于国学的小书汇编为“国学入门丛书”，有助于引起青年对于国学的兴趣，并为有志于研究国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这是

值得赞扬的。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邀序于余，于是略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向读者推荐。

張岱年

2002年12月于北京大学



## 出版说明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学科。所谓“训诂”，是指疏通解释古代的典籍文献和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在以解说与推阐上古文献为中心的古代学术史上，它有着极重要的地位。经过清代近代一大批杰出学者的努力，训诂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它以系统地研究语言文字意义的源流演变，研究语义与语音间的种种联系为体，以训释考证古书的语词含义为用，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本书是一部概论性的著作，对训诂学的性质、范围、起因、功能、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作者是在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章炳麟、黄侃、沈兼士等）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排比而写成的，条理清晰，引证翔实，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训诂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且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同时，又专辟一章谈论训诂学渊源流派，勾划出一个训诂学史的基本轮廓。本书初版于四十年代，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很有用处的基础读物，在目前同类著作较少的情况下，它的再版，想必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书的作者齐佩瑢（1911—1961），河北省井陘县人，

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留校任教多年。《训诂学概论》即为此时所作。作者同时还著有《中国文字学概要》等著述。解放后，他先后在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从事汉语研究教学工作，后因病去世。

这个新版本改正了原书中的一些错字，统一了全书的标点(原书脱漏较多)。作者的家属王蕙芳、齐维民同志为我们提供了作者生前的一个批校本，其中，改正了原书的不少讹误，增添了个别新的材料。出版前，我们据此做了校改。北京师范大学葛信益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也提供了不少帮助。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三月

本书据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重排，列入《国学入门丛书》。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四年四月



#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第一章 绪说	1
第一节 何谓训诂学	1
第二节 训诂的起因	15
第三节 训诂的效用	29
第四节 训诂的工具	42
第二章 训诂的基本概念	62
第五节 语义和语音	62
第六节 语义的单位	76
第七节 语义的演变	90
第八节 字义的种类	105
第三章 训诂的施用方术	124
第九节 音训(上)	124
第十节 音训(下)	154
第十一节 义训	172
第十二节 术语	210
第四章 训诂的源渊流派	231
第十三节 实用的训诂学	231





第十四节	理论的训诂学	259
第十五节	训诂学的中衰	270
第十六节	训诂学的复兴	296



# 第一章 绪 说

## 第一节 何谓训诂学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这里所谓“字义”乃是文字的“用义”，而非字形构造所示的“本义”。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形为文字所独有，音义乃语言文字之所同，所以解说文字本义的学问固然也可以视作训诂的广泛领域中的一部，但是严格的站在语言方面来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文字本义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之内。因此，从前认为训诂学是兼括文字形体的训诂和语言音义的训诂二者的界说，实际上是不合理而欠缺精确的。那么，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

“训诂”二字一名的含义及其由来，以及“训诂”与“训诂学”的区别是我们应该首先明白的。大概在秦汉的时候，是只有“训故”的称谓的，而且训故和经学小学简直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离，那时研究经学古学或小学的学者，





也仅是为了讲解古书而去训释古籍中的古字故言，去阐发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至于如何训释古字故言——即训诂的方法技术以及理论系统等等的问题，却尚无自觉的有系统的概述及综合的研究；换言之，那时只有“训故”而无“训诂学”，只有工作的实行而无学理的解说。理论的产生是靠着事实的归纳，在一个训故工作刚萌芽的时候，自然不会同时就有成熟的系统理论的。这也是时代使然，直到二千年后的现在，不是还没有一部“训诂学”的著作出现么？

训诂的“诂”字，汉人通行写作“故”，诂是故言，故是古旧，诂、故、古三字的含义虽小有广狭专泛的不同，声音语原却是完全一样的。而“古训”一名在《尚书》和《诗经》里面都早已提到过，于是一般慕古的学者就说这是后来“训故”、“训诂”的出处，因为他们误认“训故”可以倒说成“故训”或“诂训”的缘故。清朝有名的小学家都如此肯定地主张，从未有人发生过疑问，例如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里说：

“……而其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诂训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诂训之于人大矣哉！”

如果我们仔细去翻读一下《书》《诗》的原文，就知道钱氏的话纯是有意的附会。《商书·说命》里说：

“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孔《传》解释这段话：“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于古训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训而能以长世，非说所闻。”可见古训只是古昔的教言之意。又《诗·大雅·烝民》篇说：

“仲山甫之德：柔嘉为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毛《传》说：“古，故。训，道。”郑《笺》说：“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我觉得旧日的解说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两书所言的古训都是指着“先人教言，圣王遗典”的意思，犹之乎《国语》中称“遗训”一样。《周语》说：

“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

问于遗训，就是式于古训、学于古训的意思。所以《诗》中的古训一名，虽然郑《笺》及《列女传·明贤篇》所引都直书作“故训”，而毛公又取以为《诗故训传》之名，但是《诗》中原意既是明指古昔教训而言，而“训故”一名在汉人的用法上又不能倒颠作“故训”，那么古训和训故绝不能混为一谈而傅会其含义及出处。况且在《诗》《书》的时代，去古未远，典籍未富，也不需要训故的工作。这样看来，训故一名的成立及取义自当以汉人所说为准才对，因为训故的萌芽虽散见于春秋战国时代人的语录传记之中，然而训故专著的出现及大成却到秦汉之间才开始的。

汉人著作，关于训故的称呼，也不很一致，例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列传前后所说便多不同：或名“训故”，或单称“训”，或单称“故”，或名“解故”，或名“训纂”；不过以“训故”和“故”的称谓为最多而普遍，而且这些名称的



含义也几乎完全一样的。现在为了明白起见，姑就志传所说，略举数例如下：

(一)行文多复称“训故”：

(1)《志》曰：“《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2)又曰：“鲁申公为《诗》训故。”

(3)《儒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

(4)又曰：“宽至洛阳，……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

(5)又曰：“谊为《左氏传》训故。”

(6)《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师古曰：“故谓指趣也。”)

(7)《扬雄传》：“训诂通而已。”(师古曰：“诂谓指义也。”)

由上七例，可知训故就是能正读古字，通晓古言。《苍颉篇》为秦人编集的字书，到汉宣帝时就非专家不能正读了。这里所谓“读”，是指字音字义而言；所谓“义”，是指日常通行的用义而言。可见通晓古字古言的音义而为之训解明白者便是“训故”，杜林、申公、贾谊等人之为诸书作训故都是此意。师古所说，失之广泛，故即古字古言也。而《扬雄传》独作“诂”，盖当时即有此新体，依例当为“故”。

(二)简称“故”者多为书名：

(1)《志》曰：“《诗鲁故》一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2)又曰：“《诗齐后氏故》二十卷。”

(3)又曰：“《诗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4)又曰：“《诗韩故》三十六卷。”

(5)又曰：“杜林《苍颉故》一篇。”

案杜林为《苍颉》作训故，申公为《诗》训故已见前引文中，行文称“训故”而书名则称“故”，可证故即训故的简称，所以《唐志》把《苍颉故》直名为《苍颉训诂》了。至于师古《注》将故字又解为动词，似乎不大妥当。此外还有把古字古言直叫作“故”的，亦可证故字非动词。例如：

(6)《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7)《扬雄传》：“《玄》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

案古文《尚书》多古字，孔安国读以今文便可自成一家人；《志》也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可知司马子长所从问的“故”就是古字古语的意思，自非读以今文，解以今语而不易使人知晓，所以《史记》中引用古文《尚书》的地方，并非原文，只是用今字代古字，以今语译古语罢了。扬子云是个好古的怪人，自我作古，予圣自



居，著述拟之于经传，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大概《玄》文多故者，就是好用古字古言，犹今人之好用典故及喜写古字耳。

由上七例，可知某故某故者，即言某书之古音古义耳，古字古言谓之故，古音古义亦谓之故，故字既然沿用为古代语文音义的专称，所以解释古字古言的音义便叫作“训故”也。

(三)书名“解故”者，即“训故”之异称：

《志》曰：“《书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案解者释也，判也。艰深晦涩谓之结，判分滞结即谓之解，是解亦训释顺通之意，解故犹训故也。此例他不多见。

(四)书名“训”及“训纂”者，与训故稍有不同：

(1)《志》曰：“《淮南道训》二篇。”

案杂家中又录有《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本《淮南子》二十一卷，除叙目命名《要略》外，他如《原道训》《俶真训》等都以训名篇。《要略》说：“惧为人之愍愍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高诱的《叙目》也说：“其义也著，其文也富。”这样看来，名训的取义有些和训故不同，而且此例也不多见，盖系后起之名。其体辞多说博，其旨阐微著隐，着眼在说解义理，已超出训释古字古言的朴素本色了。

(2)《志》曰：“扬雄《苍颉训纂》一篇。”

(3)又曰：“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案此二书介于《苍颉传》及《苍颉故》之间，盖亦训释《苍颉篇》音义之书，犹后来颜师古、王伯厚之注《急就篇》耳。杜林既为《苍颉》作训故，又为之作《训纂》，虽皆注释之体，其间必有不同之处，否则，何以分为两书而异其称呢？原书久佚，不可详究。

（五）外此四类，毛公以“故训”名书者，并非“训故”的同义倒文，不应混入。《志》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蒙案：郑玄《诗谱》及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皆称“训诂传”，朱彝尊《经义考》也称“训故传”，这都是错误的。盖汉人称谓以“训故”为多，称“故训”者仅毛公一人，后人不明二名的来源及取义各别，就以常见者改不常见者于无意之中，甚至积久相沿，误认为一，所以《正义》本《毛诗故训》作“诂训”，颜师古斥为流俗失真，陆德明《释文》又认为可以两通，他说：“故训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音古，又音故。案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诂、故固然是古字的后起分别文，但是毛公所谓故训，只可作“古训”，而不可作“诂训”，因汉人无以“训故”倒作“故训”，或“训诂”倒作“诂训”者。我们绝不能因其音同义近而混淆莫辨，以讹传讹的。

又《故训传》命名的取义，孔氏《正义》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





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今定本作故，以《诗》云“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也”，则故训者，故昔典训，依故昔典训而为传。……”孔氏的说法颇有些自相矛盾，他也明知“故训传”是用了《诗经》“古训是式”的意义，故训本是故昔的典训，这故昔典训的所指，无论是师说或雅义，都尚较合理近是；然而他还强要牵扯到《释诂》等的篇名上去，就很有些傅会了。（《蒸民疏》又从郑《笺》而为之说，以古训为古旧之道，故为先王之遗典。）故训的故字是形容词，训故、释故的故字是名词，二者绝不相同。段氏《说文注》说：“《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诂，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可见《故训传》虽亦为训诂之作，然而故言之传和顺释故言的立名取义都不大相同的。马瑞辰有《毛诗诂训传名义考》一文，所说也多错误，详见下文所引。

看了以上五类略例，训故一名的源渊大概可有个概括的认识吧。故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故：古字古言后人多不识，故为之作释也。此其一。汉人称谓以“训故”为最多而普遍，或改名“解故”，或简称“故”，称谓虽殊，取义则一。至于单名“训”的，旨在广其辞说，与训故之仅为推求古音古义者不同，统言无别而对称有异。此其二。《毛传》以“故训”名书，非训故之倒称，故训犹言故昔训释之意，虽亦训故之